



卷五十一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五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唐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717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曼林郎中太子右庶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臧善澤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一

西貢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漢書應劭曰西貢誼書第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崤謂二殽函

曰關中左叙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函右龍蜀

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吝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

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

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卒地千里孝公既

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

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

徒帝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三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為從離秦橫也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為齊人戰大敗齊人得

戶三万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請矣不如歸戶以內攻之彼得戶而府庫盡於墓此之謂內攻之寧越趙

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李所以安周高

誘曰杜赫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章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幻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秦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劬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今秦楚戰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程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買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以為亞卿也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

之倫制其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

呂氏春秋曰田忌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弓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遂巡遁逃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韋昭曰大櫓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

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

及至始皇奮六世

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扑木浦以鞭笞天下說文曰敲擊也祐交切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

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

俊應劭曰壞城恐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鑿箭是也鄧履曰鑿

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鑿音的鑿或為提鑿音巨然後踐

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天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

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始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札記曰儒有

為樞田隸之人如淳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田隸之人如淳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田隸之人如淳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田隸之人如淳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田隸之人如淳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田隸之人如淳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田隸之人如淳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衛

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謂三致千金孔叢子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

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倚氏故曰倚頓也躡足行伍之

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率罷

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堯

士秦秦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敬國之固自

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曰揭為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也鋤耨棘矜非銛鹽於鉤戟長鍛介也孟康曰耨也張晏曰

矜音謹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攢也耨音憂檉巨

中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

鍛鉞有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然

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

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兒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日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箭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

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

悖忽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

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

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誅材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謗
非上所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
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凡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凡解士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
滿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俱以材力事殷紂說
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人皆詬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四子身死救之野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
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

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愉愉和說之兒也孝經鈞命決
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和說之兒也孝經鈞命決
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
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同則忤於邪主之
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
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
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
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是以伯夷叔齊
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

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懼然易容懼敬也居貝切拍薦去几危坐而聽拍薦去几自既換也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

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

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

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衣得

焉亦能非熊非虎非狼非鹿得公侯天遺女師文心合意

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

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詎戰國策蘇代說

齊王曰祖仁者王亦義者霸褻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壹統類

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

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恩貌也孫子兵法曰今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

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

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

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

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

官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

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

空虛女子曰法寬刑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在郊麒麟皆在郊

藪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

朱草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玉國克生惟

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魏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

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名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論語子曰邦有道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

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幸遭

聖主平世而夕懷寶論語揚貨謂孔子曰懷其是伯牙

去鍾期而舜禹道帝堯也廣雅曰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蚤蠶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序說文曰蚤蠶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蚤蠶皆庸

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致千里而不飛僕

雖器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

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

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

曰介紹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公

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

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

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

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

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

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

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

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

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

昔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帽則見之者媼暮姆母

倭傀善與長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姬子奢莫之媒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

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

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

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蒲玄苴子弋弱弓織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鶴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

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

塗步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

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

遊求賢索友麻芋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雜而

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蘭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

易繁文簡節之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

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雞夏用胸左頭奉

之禮文既集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力人不識寡見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未路望聽玉音

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

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

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

天子也尚書大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

傳曰股肱臣也

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
 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
 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
 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
 是遂求比大晨鴈齊行倉唐至曰比藩中山之君拜
 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比大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
 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
 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鴣彼晨風鬱彼
 比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志我實多比自以
 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
 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
 身敬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美玉蘊於砥武砮夫凡人視之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
 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良工砥之然
 之次玉者廣蒼曰快忽忘也俟他没切也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練金
 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
 銅鐵璞也礦與鑛同古猛切也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
 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
 乎其有成功廣雅曰介也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
 者廣也

紛紜衆多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

曰謂窮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

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尚書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夫忠

賢之臣道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

可封瀾水皮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

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

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

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

如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

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耆

耆之老眉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且觀大化

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

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

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

注曰周經也 處把握而却寥寥為欲圖大人之樞機

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

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

鱖鱓並逃九罟域不以為虛爾雅曰鱖似立切鱓且由切

郭璞山海經注曰鱓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是以許由匿

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

遂之箕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夫青蠅

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

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

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

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緡王言

彌大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

客雖窒計沮與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窒塞於議沮敗

望塞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

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

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抱擊鼓鏗掛鏘

七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抱而鼓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羊而介士奮竦鄭玄周禮注曰介披甲也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

德馬融論語注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

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相公九先生曰非

有聖智之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肅而風寥戾龍起

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螭螭俟秋吟蟬浮游由

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

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

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

儀君子其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

表非一狐之腋也治亂安危存蓋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

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

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三代以上皆有師傳五伯以下

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

名臣也其齊桓有管鮑隰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

實僕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

文公有咎犯趙衰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

伏從者孤偃趙衰顛頡武子司也季子杜預曰孤偃
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
曰報施救患取威

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攘却西戎始開帝

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七有繆公問得失之

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之王廖曰隣國有聖

人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

之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二秦走宛秦繆公聞

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

許子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士奈用由余謀伐戎王

并國十二遠霸西戎春秋保乾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圖曰五帝異緒宋表曰緒業也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江淮感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徒孫叔敖於莊王

子圍黃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勾踐有種蠶洪庸烈

滅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

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三千人棲於

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魏文有段干田翟秦

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

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之

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

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

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黃黃程黃也成魏文侯弟
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載秦
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載秦
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燕昭有
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
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
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
菑齊潛王走保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
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
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
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
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
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
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
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
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
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
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

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

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

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

省宰又曰郡國省田官損諸苑

宣紀曰池籞未御踈繇

役振乏困

宣紀曰遣使者振貸之困恤民災害不遑遊

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閔耄老之逢辜憐縵經之服事

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

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

惻隱身死之腐人悽

愴子弟之縲匿

宣紀曰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

匿大父母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

皆勿坐

其零茂

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

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

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

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

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其所臨莅莫不肌粟懼伏

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

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埃而察難知方言曰

征徭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徭

章容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豕牧獸者

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

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

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鬯之女神光交鳳皇來

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群

自至宣紀神雀仍集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

降于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春秋元命苞曰天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

命文王以九尾狐

五帝

武王得兵於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入百諸
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

受桓鬯而鬼方臣周公受桓鬯未詳鄭玄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

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毛詩曰因天性憍蹇習俗傑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賤時百蠻天性憍蹇習俗傑暴杜預曰偃蹇憍傲也賤

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素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鳥

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鞞馬播種則扞弦掌拊禮記曰左淵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鄭玄

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倒殪伊小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

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旒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衆來降鄭氏

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滿結計沮顏焦齒

自泉間開剪髮黥首文身裸力袒徒之國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

辨髮削左社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

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泉間也黥

首蓋離題也山海經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

曰離題國在鬱林南

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

字通毛萇詩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哉

傳曰均平也是以刺史感癒

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黔不明也敬遵

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毛詩曰

酒既餉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林鄭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虞美注

奉政太天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

問彪曰往者何云戰國並爭天下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